



社會小說 七集

繪圖 最近女界現形記

南浦蕙珠女士著

上海新小說社印行

# 女界現形記

編輯者 南浦慧珠女士

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

## 七集目次

### 第一回

霍小玉慧心識名士 福天星僧語謔煙公

### 第二回

十三姊妹義結金蘭 千百兒郎魂迷玉女

### 第三回

抽大煙抽出奇文 看蘭譜看成怪事

### 第四回

吳仙球氣恨獅天 霍小玉妖精及地

# 女界現形記七集

編輯者 南浦慧珠女士

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

## 第一回

霍小玉慧心識名士 福天星俏語謔烟公

案、福天星。聽了吳仙球演述桃花會。會長吳大姑。因爲幹了壞門風。玷清白的營生。把老子娘活活氣死。街坊隣舍。都不答應。要想捆送這吳大姑。到分司署去。辦他一個大大的罪名。有個人說。江陵縣鄧大老爺的公子。是吳大姑的保標。分司老爺。豈敢奈何他。一點兒衆人都慌了。不敢管閒事了。於是吳大姑喜的要不的。天星聽到這裡。便怪睜着眼。把檯子一拍道。那還了的。沒的王法了。嗎。語猶未了。仙球笑道。什麼着。干你屁事。要你動什麼肝風。真是笑死人哩。天星自覺多事。便訕訕的笑着。凡有血氣者。莫不尊親。不知不覺。這肝風動了。這麼着的一動多事。多事。則笑話罷。天星之所以不爭者。

非不爭也。作者惡其人。而所以不爭者。豈圖省文已哉。仙球笑道。我冷眼裡瞧你的行爲動止。竟冤枉你坎坎中着一名舉人。充你這點子的酸腐點狀元。也綽然有餘。罵煞狀元。哩。天星道。你又罵人了。仙球笑道。我何苦罵人。就不過度。直言罷。且說吳大姑吃他爲公益。而捐軀。天星指着仙球笑道。呸呸什麼。叫做公益。什麼叫做捐軀。終不過敗俗傷風。逞其肉欲罷。哩。仙球點着頭道。這幾句話。雖然迂闊。和那般酸臭的紳衿。一個樣兒的見識。在別人又要罵你了。在我却還要聽。何也呢。我不似吳大姑一輩人。沒臉恥逞肉欲的人。天星微笑了一笑。仙球沒留心。只顧說他的話道。竟吃他鬧了五七年。那般酸臭的紳衿。出頭干預起來。天星道。足見這裡還有幾位正人君子。仙球笑道。且慢誇贊這般人。且問個根由底細了。再贊不遲呢。天星笑道。如此就請教這根由底細。仙球笑了一笑道。這根由說的底細了。只怕你罵

還沒口子呢。那裡掄的着替他們哇。你認是真的爲地方風化起見了。纔出頭干預的嗎。只爲會中有個伍月娘。他的容姿。叫我也替不來。只怕楊貴妃也沒這伍月娘的美麗。（一語包括）手裡又有錢。年紀兒不大。只得二十歲左右。先要好了一個秀才。果然是年貌相當。情投意合。又有一個進士出身。做過大理寺正卿的。只得三十來歲。就不做官了。河東節度。聘他料理章奏。混了三五年。錢也弄的穀了。就回來當大紳士也瞧上了伍月娘。會中規矩不與逆着。男子的意見的。假如隨便什麼人。到會裡來。燒炷香。指名要叫誰出來陪坐。談話。不能不出來的。假如來到會裡。設堂齋。指名要叫誰。和他攪一下。不能說做不到的。第二次。就可以叫別人代替了。天星沒口的說道。慢着。慢着。到底這桃花會。是那麼着的一個宗旨哇。又是燒香哩。設齋哩。你談了半天。我到底一點子懂不來呢。仙球道。這個一時也說不全齊。而且也不

容易會意。明兒我和你一塊兒去瞧去。那裡的章程摺子。你瞧了摺子。就明白了。天星非常歡喜。沒口子的說明兒一老早就去。我也要見見這位伍大嫂子哩。仙球道。也好。讓我道行上也可以挽回一點子。天星正待想問這一句緣由。仙球道。這句你又不懂了。橫豎瞧了章程摺子。都明白哩。我們說話要緊。別就待了時分。那大紳士名姓兒喚做姜新夫。聞得伍月娘的風情姿色。真是人間少有。天上無雙的美麗。因此一個兒來到桃花會。先燒了一炷香。請出伍月娘來談談。伍月娘。案例出來陪坐。這新夫一見魂銷。連說設齋。伍月娘便狠不高興起來。因為姜新夫的容貌太難堪了。身體的粗笨。鬚髯水滸傳裏的。武松的老兄。一模一樣。更且又是一臉的爛麻皮。只聽的人說姜新夫。是少年進士。一定是秀色可餐的一個人。那知這麼著的醜。而且滿身的狐臊臭。但不過對坐着談談話兒。已差不多要嘔出腸子來哩。假

如設了齋。指定名兒要攪一下子。那就死的成哩。天星笑道。攪一下子。可是就是那話兒嗎。仙球道。是的。你怎地知道哩。天星道。我在漢口的時節。在堂班裏玩。曾經聽他們說過這麼着的一句話。所以知道哩。仙球道。你光景攪過了的哩。然而這裡會裡的規則。光是攪一下子。就是我們家鄉邊。叫做偷不是住。天星笑道。阿約。你的學問比我。又高起來了。我在上海也算嫖。口怪來了。的那麼着。叫做偷。那麼着。叫做住。我倒不知的。仙球道。你是玩鬧的。那裡知道許多巴戲。只曉得。我歡喜這樣子。把錢去儘花着。到這分際了。住着成夜的玩。明來明去的玩。應該花的錢。不但。不打算省減。而且還要鬧鬧。比別人多一倍子。假如我們家鄉邊。長三堂子裡。第一遭兒去住夜。案例只消十二元洋錢。做下脚。一犒賞侍兒。京津滬漢都有此例。其價以漢口爲最貴。滬上爲最賤。蓋所說的十二元也。你只怕須要給他們二十元。纔稱心。天

星笑道。吃你猜着了。然而其中也有個緣故。身上有的現洋元。那裡有這許多。重沉沉的多放了。不舒服。無非終是鈔票。鈔票一洋元的也少。大抵是五元的一十元的。五十元的。一百元的。假給他一十元的。再找上二元。豈不小派。又成了個單數。我是有點子迷信的。你該知道。這雖是露水夫妻。也該收個吉利。成個雙數。再加上一張五元的紙兒的數。成了雙了。那洋元的數。却又單了。而且一十五元。也不是個整數。只好給他們兩張一十元的。博個雙全之數。並不是要闊哇。我們上海華洋交集。官商來往。狠有關的。我一點兒的家私。那裡敢賣。闊哇。不過不肯吃人說一句鄙吝之徒就是了。要是爭起闊來。只怕我一點兒的家私。也不穀半日的揮霍哩。這是何苦來呢。（是嫖界小有識見。語歷過甘苦談。然而終是於經濟問題上不經意之氣象。）

仙球笑道。笨賊笨賊。既然並不是要裝幌闊闊。何不給他們兩紙五元的兩

紙一元的。這不是也是都合雙數嗎。天星算了一算道。果然不錯。我不知怎地沒想到這門子上。又道。然而一元的和五元的紙。樣兒大小的不一齊。參差難看（妙談）省這幾元洋元也不算英雄（省錢算英雄亦是創聞）橫豎難得的玩頭。別計較罷。仙球笑了一笑道。那伍月娘便推託道。今兒好不巧呢。已有某人某人預約着設齋呢。（我後文還沒瞧試猜一猜大約設齋的玩頭就是娼家吃酒的名色哩。不知猜的是也不是。瞧去雖不中不遠矣）并且都是奴名下的齋事呢。只怕案着日子。挨排下去。不知多早晚。纔得個空兒呢。（的是時髦俏人氣習）對不起人家。（人家者猶老爺也。前已言之翔矣）只得改日瞧罷。那新夫笑嘻嘻的說道。伍大娘別推調。我狠知到貴會的規則。我第一遭兒來。討厭大娘案理不該這麼着。大娘敢是瞧我不象個玩的（明說他是婊子類矣）然而我有的。是錢。你們又不是院子裡的大。

姑愛的是美少年。其實保兒愛的是鈔呢。（惡極）偏說他不是婊子。然而明明是婊子矣。何物狂奴文妙若此？）伍月娘只得說委實調排不來。姜家的過來照應奴（亦自認爲婊子矣）敢不領情歡喜也。來不及倒推調嘴。并且今兒身子恰是要不的。（婊子所不肯言者月娘竟挂口譏倡妓不若矣）清華高貴之桃花會一賤若斯。其誰之作俑歟？吳大姑碎其軀不足蔽其罪。那姜新夫乾笑了兩聲。身上捉出一錠十兩重的寶銀來。向桌兒一擲。鏗然有聲。（得神）嫖客發標哉！板着臉道：沒的說。快安排齋出來。我吃了。還要攪一下子哩。伍月娘瞧這情勢難推調。想着自己原是好人家女兒。又不是輸身子養活的。明明是個高貴的桃花會。弄到如此地步。和賣淫的還有什麼辨別？（那說沒辨別賣淫的比你還高貴好多哩）不禁找簌簌落下淚來。（稍知臉耻）趑趄着不動身。新夫便嚶喝道：快一點子着你們。

不幹這營生。我好來嗎。伍月娘沒法。只得拿銀子交給會長。（老保也）吳大姑說了情由。吳大姑道。阿約。這個鬼也似的人。我前兒瞧着他。好不怕人。月姊姊。你好苦哩。月姑大哭失聲道。會長大娘。要是可憐我時。設個法兒。我苦的不敢違背規則。哇。說着哭。做一團。吳大姑道。這個也依不的規則。哩。月姊姊。你又是會裡的提尖兒。胡亂不的。然而也不是光哭的事。你的漢子呢。這一句話。却提醒了伍月娘。忙道。在房裏呀。連忙叫這秀才出來。商酌對付之法。這秀才。叫作言子林。子林來到吳大姑房裏。知悉了這一段情由。低了頭。沉吟了一回道。別理他。由他去。且待我去找個人來。和他答話。儘讓他亂起來。別和他說話。說着從後門匆匆去了。不一時。姜新夫果然亂起來。敲檯拍檯。大呼小叫道。什麼的。不走個人出來。敢是冷待我嗎。快叫這姓伍的婊子。（直說出來矣。爽快）走出來。答話。難道躲着就了事不成。且問問我姓姜

的是什人麼（自負不淺）亂了一陣。只在堂屋裏打旋磨似的。仍是一個人影兒都沒有須臾。只聽得轄琅一聲震天價響。吳大姑在門縫裏張時（得神）只見姜新夫拖了一根門門。把堂屋裡高高卦着的一盞保險洋燈。只把門門一擦。打的粉碎。吳大姑想道。橫豎有限的價值。隨他去罷。新夫自以爲把東西打掉了。必定嚇的出人來哩。歇了片時。依然沒個人來兜收。他頓然間。又羞又惱。一把無名火。提的一千丈高。大叫道。索興打進去。打的個稀爛。正拖着門門。擎腳往裏奔時。只覺着背後有人拖他的綆子。怪叫道。誰呀（怪叫得神）回顧來一瞧。頓然間（兩個頓然間各極其妙）目定口呆。怪光着眼。只張開了嘴。說不出話（摹寫入神）又是入情入理。苟有其事。必有是形。化工之筆）吳大姑在門縫裡張的清楚。正在納罕。這是那一個。打量這女子。大約三旬左右。一貌如花。雖無伍月娘的風姿瀟灑。然出於自

已之上。一副似怒非怒。似笑非笑的神情。一把扯住了新夫的縷子。也不發言。僅圓睜着一雙杏眼。良久。鼻子裏哼了一哼。新夫便從那哼的聲響裡。抖個不住。忽地矮了半截。（形容盡致。獨不計爲怕老婆一流人見之着惱乎。）吳大姑看的呆了。伍月娘從背後嚙手。嚇足的來探聽消息。頭裡雷聲大雨點小。這麼着的翻亂。忽地聲息全無。究不知是何禍福。因此潛地走來。只見吳大姑伏在門縫裏張。就在吳大姑的肩膀上。輕輕地拍了一拍。吳大姑驚地回顧臉來。也說不出話來。只把手在門縫裡亂指。月娘悄悄地的問道。怎樣了。聲息都沒哩。吳大姑也悄悄的道。你瞧呢。老虎遇着獅子哩。（奇語）伍月娘便也伏在門縫上張時。失驚打怪的悄悄道。（既失驚打怪。又悄悄的這神情。却是極爲難的地位了。）阿約。這是周家的棠花妹子呀。怎地這東西見了。怕的這麼似的。吳大姑道。這不是那臭東西的老婆嗎。伍月娘道。那

裡是哇。這是棠花妹妹。我認得的。和這吳東西。有點子那麼着的交涉了。演這怪劇來呢。因就大着胆子。挺身而出。管着那周棠花。福了一福（多禮數）道。咦。棠妹妹。在這裡。那周棠花正在那裡沒開交。只見伍月娘從後面出來。一手便縋子放了。還了一福道。月妹。怎地在這裡。說着陡的轉過口來。說道。約約。這裡可是貴會嗎。（周棠花既已到此。猶未知此間是何區處耶）伍月娘道。姊姊。原來沒來過。這裡却是桃花會場呀。姊姊。怎地來到這裡的。棠花道。我正在家裡刺个鞋兒上的花兒。忽地言秀才跑來說。說着。指着新夫的臉道。這沒臉的東西。在一个人家。強姦閨女。嫂子快去搭救。遲了。只怕鬧出事來呢。唉。這個冤家。我和他。雖不是正頭夫妻。但是當初我吃這廝欺負（一羣無恥婦。吃這廝欺負一句較之吳仙球所謂我們兩人吃人說壞了同一靈妙。何物狂生具此絕世妙文）的時節。問這廝。怎地說來的。吳

大姑聽出話裡有因。也大着胆兒走出來。伍月娘便與棠花引見了。道。這位是我們敝會裡的會長大娘。吳大姑。棠花便極口道其渴慕之誠。無緣拜謁之苦。（足見棠花有心入會久矣。）彼此謙讓一番。姜新夫還跪在地下發怔。（得神）棠花把一點點。趨伶伶的一隻小腳兒。在新夫的臉上。就是一腳。（潑悍達於極度矣。）道。還不起去。管情少打嗎。（竟是父詔其子主誠其婢語。）以此爲情婦未免少興。新夫把衣袖遮着臉。一溜烟去了。就這當兒。棠花便入了桃花會。做出好多的怪聞。姑且慢說。且說那姜新夫。雖是這麼着的現世。然而到底是个大紳士。別說江陵縣。隨意進出。就是荊州道臺那裏。也彷彿自己家裡似的。容易去來。受了棠花這一點子羞辱。却不怨着棠花。潑悍反慚。煞了言。秀才多事。想不出言。秀才是何緣故。知到他和棠花有此秘密。足以壓倒他。并且又是什麼緣故。替伍月娘出力。報信解圍。當時節。

又不見言秀才。也在這桃花會裏。餓斃了數日。居然吃他打探子細了。不但  
是伍月娘爲言秀才所獨占。并且自己的情人周棠花和言秀才也有些兒。  
不。清。不。白。這。一。惱。就。惱。破。了。天。庭。蓋。發。恨。道。暗。暗。暗。暗。我。枉。恐。是。個。少。年。進。  
士。做。到。三。品。京。卿。到。制。伏。不。來。一。個。酸。子。麼。於。今。更。是。好。哩。連。帶。棠。花。也。入。  
了。會。公。然。的。當。桃。花。會。的。粉。頭。了。唉。自。己。的。情。人。保。護。不。的。還。象。個。紳。士。嗎。  
(爲紳士而爭此一着吾爲紳士一哭)我若不把言秀才葬送。桃花會解散。  
非大丈夫也。因此在荊州道臺那裡。調唆出一套公事來。幾乎把這桃花會  
斷送哩。幸而鄧公子一力維持。纔得苟延性命。這是前三年的事。可傷這吳  
大姑上月裡死了。因此會中公舉我做了正會長。伍月娘做副會長。周棠花  
總理庶務。我却才調不濟。一味的仿着蕭規曹隨的辦法。天星聽罷。慙然道。  
你原來現做着桃花會的正會長哩。如此說來。你也闊人多矣。(頗有不滿

之意。仙球道：衆望所歸，不得不如此。哇（沒耻）天星又悵然道：如是也，無傷於道行呀。仙球道：你瞧了章程，摺子就明白哩。說時，時計上已到八點鐘了。仙球道：端夜飯來吃了。再說罷。順手把叫人鐘一案道：小玉來哇。小玉應聲而至。也是个男裝美麗了頭。仙球道：開夜飯罷。小玉答應着，去不多時，便端上四個盆兒，四個碗兒，一壺汾酒。天星瞧那四個碟兒，一碟是蝦肉炒腐乾，絲一碟是野雞片兒，一碟是燒鵝拌芹菜，還有一碟，瞧去認不的，端詳了一回，只見四周圍紅的，中間白的，彷彿銅元大，有二十來个，底下又似粉皮似的，切着梭子式兒，十分奇怪，目不轉睛的睺去。仙球遞過酒來，笑說道：這碟兒，你就認不的哩。這味東西，下江人是不用的。這是牛腸子灌的豆糰兒，倒狠有味的。撲鼻生香，肥美無比，你可吃一點子罷。說着，檢了一片塞到天星口裡。天星把舌來接了。（塞字已妙，舌來接尤妙）怎地想得，出咬嚼一